

# 作為鏡子的建築 ——羅永進的攝影

• 顧 錚

建築不僅成為了現代城市社會的主要景觀，也是社會生產力與物質形態最具體的呈現。建築同時也是居住於其中的人們的美學趣味的外化與固化。居住工作於上海的羅永進，於90年代中期開始了一個至今仍在進行之中的攝影系列——《新民居》。羅永進的《新民居》系列可以分為兩個部分：《新民居·洛陽》與《新民居·杭州》。《洛陽》系列拍攝於前，《杭州》系列拍攝於後。

《洛陽》系列雖然拍攝自曾經是六朝古都的並非典型意義上的現代都市洛陽，但在他的圖像中所表現出來「前現代」的都市建築形態，在將中國內地的當代民居以一種非常堅實有力的視覺造型與豐富的視覺肌理加以呈現的同時，也透露了中國人意識深層的建築美學意識、空間意識與現實生活的品質。

經過羅永進的強烈而又簡潔的視覺概括，這些民居令人不可思議地產生一種集中營的錯覺。與此同時，他的這些洛陽新民居照片中的建築造型，居然還會讓人聯想到西方現代主義建築的簡約風格。與西方現代主義建築的簡約風格相比，這種民居建築風格顯得粗魯而又有勇無謀，但在視

覺上又的確有種不謀而合的巧合。不管這種建築營造方式的實際動機如何，如果說那是一種不自覺的「現代主義」的話，那麼它們只能是一種最不幸的「現代主義」建築，因為它們不是「居住的機器」，而是居住集中營。

與沿海發達城市那些林立的摩天高樓形象相比，羅永進這些面目猙獰的民居建築形象，透露出中國內陸城市與沿海城市發展程度的巨大落差。這樣的建築圖像不僅僅展示了內地居民對於物質生活的要求與標準，也展示了地區間經濟文化上的深層意義上的不同。他的這些建築類型學影像，為了解中國內陸城市中城市與建築的關係、人與建築的關係、內地城市與沿海城市的差異等問題，提供了非常有意義的視覺參照。

從2002年起，羅永進將他的視線轉向了浙江杭州附近的私人住宅。這是一種完全不同於洛陽「新」民居的「新」民居。這些住宅都是由中國最早富裕起來的地區之一的居民按照自己的美學趣味所建造的。如果說洛陽民居是自發盲目的「現代主義」建築的話，那麼這些杭州民居則可稱為自發盲目的新巴洛克式城堡建築。與洛陽那些建築的粗陋相比，浙江的這些建

築似乎努力在向精緻靠攏，並且有一種抑制不住的顯示欲，想通過建築的細節裝飾頑強地表現出來。這些建築的特點是拼貼，好像甚麼「風格」都有那麼一點，但又甚麼也都不是。從照片看，洛陽、杭州這兩個不同地方的這兩類建築，如果按照一般的審美標準來看，也許根本無從比照。一個是努力以最簡單的方式來獲得與控制空間的意識的產物，而另一個是展示了一種甚麼都想要糅合進去的貪婪心理的產物。然而。這兩者在骨子裏相同的地方是，不可救藥的貪婪與不可救藥的粗陋。

羅永進的攝影的有力之處在於，他在這將兩種截然不同的建築影像作了一個類型學的歸類之後，向我們清晰地呈示了它們在根本上相同的東西。他以格式化的相同的畫面形式來安置這兩類有着不同「風格」的建築，並讓我們在「風格」的「不同」中發現深層意識上的「同」；一種民族文化心理上的根子裏的「同」；一種無從自我節制的瘋狂與不可理喻的非理性的「同」，而這也許就是透過建築流露出來的深藏於民族心理底層的深層無意識。更可悲的是，杭州新民居這類建築，現在不僅僅只是一些人的美學趣味的現實化，而是已經逐漸地成為了主導性的趣味，四散蔓延並且開始影響、左右今後的中國民居建築實踐。

羅永進的最新作品是《行政辦公樓》系列。這個系列將各級地方政府行政機構的建築，以正面取向的視角收入鏡頭。他以中規中矩、沒有變形與誇張的畫面，如實地刻畫出這些作為權力象徵的建築的誇張造型所體現出的盲目自大與權力的展示欲。而趣味奇異的行政辦公樓建築所呈現的權力的橫暴的存在感，在在顯示出建築

主人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冷漠、蠻橫，以及對於西方的莫名嚮往與愚蠢模仿。透過這樣的畫面，我們不得不承認，建築的外表確實不僅僅是外表，從建築的外表，的確可以看到建築的使用者、規劃者的內在心理。這樣的建築，經過羅永進的攝影觀看，啟示我們看到了藉建築所泄漏的有關權力的許多本質性的東西。當人們看到那個上海的區法院竟然以美國國會大廈為原型而仿造，在不禁啞然失笑之餘，還會不會有更多的聯想？

更有意思的是，在羅永進冷靜的觀看下，這些看上去像玩具模型似的建築甚至顯出了奇怪的幻想色彩。經過他的去語境化處理，現實中的建築演化成了一種非現實事物，就像一些布景裏的東西，孤立地存在於城市空間中，或展示醜陋，或炫耀財富，或顯示權力。通過對於一個又一個主題的全方位的觀照，以及類型學式的執拗的編目與整理，羅永進建立起一種現實與觀念形態的視覺聯繫。經由這些當代建築，羅永進舉重若輕地切入當代中國的城市現實，給出了一種令人措手不及的現實呈現。

無論是簡陋如「集中營」的洛陽民居，繁複疊加顯得囉嗦的杭州「巴洛克城堡」，還是跋扈陰沉的現代「衙門」，都沒有滿足我們對於現代化的想像，卻把問題投向了這些建築的製造者與擁有者。這個問題是：如此的醜陋、矯情與傲慢，難道就是「發展」的必然代價？羅永進沒有給出答案，他只是冷靜地觀看，並也讓我們同時看到，原來建築並非只是簡單的房子，更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鏡像。